

栏目导语

《清华周刊》创刊于1914年3月24日，是一份由清华学生主办的刊物，原名《清华周报》，1914年9月22日改名为《清华周刊》。清华学校改办大学后，《清华周刊》成为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的刊物，由学生会干事会的出版科委员负责组织编辑出版。该刊承载了清华23年的历史（其中1937年1月—1947年1月停刊），是清华大学历史的缩影，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重要的学生刊物之一。

1914年11月5日，梁启超应邀到清华作了题为《君子》的演讲，引用《周易》中：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”的卦辞来勉励清华学子。这篇演说词刊登在1914年11月10日第二十期的《清华周刊》上。此后，“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”逐渐演变成清华校训。本期选取了《清华周刊》1923年的一篇文章，内容是学生记者对梁启超先生的采访。当时清华学校各方面正在酝酿进行改革，关于学校的管理制度、人才培养等问题，梁启超一一作答，读者从中或可一窥老清华的教育思想。

## 与梁任公先生谈话记

### 冠

记者于二月二十一日往访梁任公先生于天津意界寓所。先生自东南讲学归来，因过劳致心脏病，今拟静养半年。记者先请先生为本刊作文一篇，关于本校各方面的，或关于学生的，或修养方法，或求学方法。先生谓如有暇时，当可应命。

**问** 关于董事会之组织，先生以为宜采合制？

**答** 关于董事会的组织法，我在清华讲学之时，同学中也常有以此见问的。当时我就说，应当由中美两国的教育家合组；现在这类小官僚的董事会，根本上不能存在。这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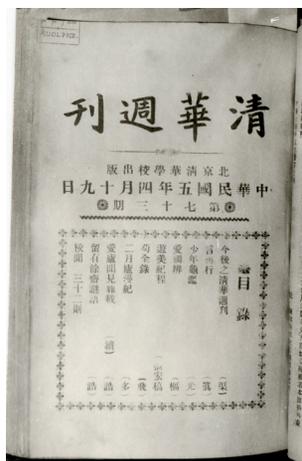
校既是两国政府友谊的结果，外交总长和美公使，当然是两位董事。校长也应当董事之一。董事之中应有一部分是清华毕业生。至于国内的教育家，不一定聘为董事的都热心，热心的不一定可以当董事。美国的董事，我们不愿他徒挂虚名，我们一定要他常在中国。但是又不能专为着当董事而聘一位教育家来。我们希望他在清华当一位教授。

董事会的职务，预算可以说是最重要。所谓预算，当然是指用款而言。不过没有一定计划不能定预算，所以我说预算就连一年进行方针——乃至永远进行大计——包含在内。这是他第一项职务。第二项

是保管基金。现在的基金保管委员会应当归在董事会内。聘请校长也是董事会的职务。

**问** 校长人选是清华目前一个大问题，先生有什么意见？他与董事会的关系又应当如何？

**答** 校长的人选，我固然不能说现在那几位适宜于当清华校长，不过



早期清华周刊的目录

我认为他的资格就是“有学问能办事的教育家”。我极希望将来能得一位清华毕业在美学教育的来当校长。所以要毕业生的原故，就是对于学校有爱情而熟悉学校情形。他或许离开学校多年，然而学校如同一个人一样，是有生命的。他的年岁虽会增长，不过他性情都是存在的，他有他的 tradition。毕业生当本校校长是一件应该的事，是校长所应具的一资格。

董事会不应该牵制校长。现在的董事会完全是校长的上司官，我认为是不对的。校长也应该是董事之一，然而决不可当董事长。

我听说你们有毕业同学会，我以为这会不应当只管联络感情，他应该有点小权，立于监督的地位。

**问 清华改办大学的问题，酝酿已久。至于办的步骤和教授的聘请等问题，先生有何指教之处？**

**答** 这问题我也曾经向你们说过。我认为大学的组织应当以“教授团”为主体。我曾经听说你们清华有一个教员会议，很不为学生所敬爱。我现在所谓“教授团”者与此不同。第一样我要解释“教授”两个字。我所谓教授乃是 Professor 的意思，并不是说凡是教书先生都是教授。副教授、教员等，都不在此列。现在清华教员会议是包括全体教员的，我这“教授团”却只有一部分人有资格当团员。教授资格，我们应当定得很严，在一校之中要有

学问有资格才可当教授。无论你多大学问的人，无论你有多少博士的头衔，你初来我们大学教书，你只可当一位助教或副教授。初办的时候自然聘几位教授，以后副教授升教授时就须经教授团的通过。

这教授团在学校中是最主要的团体，校中一切事务都由他们规定，由他们执行。讲到这层，我们就要小心，第一代的教授团就要起个好的头；若是头起坏了，以后代代都少好的希望了。这是应当小心之一一点。

讲到教授团，我又想到关于校长的一起问题了。大学校长，可以由教授团中推举。或是互推，或是各教授轮流担任。轮流担任是一个很好的制度。我十二岁的时候在广东省城学海堂读书，这学海堂是阮文达公创办的，阮文达公死后，学生没有敢继校长之职，所以举出六位年长有学问的同学来共同担任教学及管理的职务。他们称为“学长”。这六位学长的委员会就恰好是我所说的教授团。六位之中，一位一位的轮流当主席。他这制度很好。我们若是仿办教授团，最先的几位教授就要聘请得人。

记者刚开口问男女同学问题，梁先生就露出不满意的神情说清华倒行逆施。梁先生的意思，认为男女同学应当立刻实行。不过中学可以暂缓。

**问 我们学校里现在只注重智育体育，而于人格教育，绝对不讲，有什么补救的方法？**

**答** 这问题的答案很简单。人格教育就以教育者的人格为标准。“以身作则”是人格教育的唯一途径。若是先生天天躲懒而想学生用功，那是天下绝对不可能的事。东南大学的教授们非常热心，所以东大的学生都受他们的感化。

**问 清华学生对于国学虽欲刻苦研究，而苦无人指导。国内学者，对于国学深有研究，又能以所得授人者，依先生所见，大概有哪几位？**

**答** 有学问的人不一定会教，教得好的人不一定都有学问。依我看来，又有学问又能教人的先生，现在在中国恐怕一个都寻不着。现在北京、东南两大学里的教授有深博学问的确很有几位，但是我不敢说他们教授都很得法。我近来筹备在天津办一个文化学院，供给这种人才也是我目的之一。我希望将来我们国学界里能多产几位人才。

**问 国学常识是什么？**

**答** 国学常识，依我所见，就是简简单单的两样东西：一，中国历史之大概；二，中国人的人生观。知道中国历史之大概，才知道中国社会组织的来历。中国人的人生观就指过去的人生观而言。人生观是社会结合的根本力，所以知道过去的人生观是常识的主要部分。



清华大学校园中的国学四大导师雕塑，左起：梁启超、赵元任、王国维、陈寅恪

**问** 清华学生于留美之前，应该读完多少中国书籍？

**答** 现在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最低限度的书目，不过我怕你们清华学生中没有一个合格的。你们应当读的书：（一）《论语》；（二）《孟子》；（三）《左传》（约三分之一）；《礼记》（五分之一），《礼记》的“五分之一”我可以现在开给你，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学记》《乐记》《王制》《礼运》《坊记》《表记》《祭义》《祭法》《射义》《乡饮酒义》《檀弓》。《诗经》和《书经》很难读，我们免掉他。《荀子》（三之一）；《韩非子》（四之一）；《墨子》（五之一）；《庄子》（五之一）头七篇杂篇；《老子》（全部）；《易》（《系辞》）；《史记》（五之一）；《通鉴》全部。这是你们应当读的最低限度了。其中所谓几分之几，乃是选读

一书中的精华，使他在全书的量上，占几分之几的意思。你们读完这些，大概可以有个中国史的大略，可以略略明白中国人的人生观了。

**问** 赴美游学时期应否读中国书？

**答** 我认为在美时期可以不必读中国书，还是专心做功课好。然而我劝你们带几部文学的书去，如《楚辞》《文选》等等，在课暇可以拿中国东西来做你的娱乐。

**问** 清华学生所负的使命是什么？

**答** 美国物资发达，她是时代的娇儿，她的经济毛病最重。我们中国现在物资方面是很落后的。我们大家都在大声疾呼提倡实业，然而实业发达后结果如何，我们也要仔细想想。我们发达物质生活以前，一

定要资本；我们移植西方的资本主义来，到底是不是个办法？我认为我们不当蹈西方的覆辙。然则我们反对资本主义之移植吗？如此我们的物质方面不发达也是药不对症。美国所犯的毛病最大，所以影响到一切。她的教育过于机械，实利主义太深了，所以学校教学生总是以“够用了”做标准。只要够用便不必多学。所以美国的学问界浅薄异常，没有丝毫深刻的功夫。因为实利主义太深，所以时刻的剖析异常精细，如此好处自然是有，我现在不必多说，而他坏的方面就是一个“忙”字。在父母身体中匆匆忙忙地出世，出世后匆匆忙忙地长大，长大后匆匆忙忙受教育，受教育后匆匆忙忙地找钱，找着钱匆匆忙忙地享福，享福享够时匆匆忙忙地死，死了匆匆忙忙地地下葬。这是大多数美国人的一生。这种实利主义的又一结果就是将人做成一部分的人。我们中国教人做人向来是做一个整个人，他固然有混混沦沦的毛病，然而只做一部分的人，未免辜负上帝赐给我们所人人应享的“一个人”的生活了。我以为清华学生应当谋这些极端的贯通融洽，应当融和东西文化，不要只代一面做宣传者。

谈至有客来访，记者告辞。

（原载《清华周刊》第271期，1923年7月1日）